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六十一回 鑽腳路夤夜訪權門 顯手段凌晨施騙局

前書說到一班姨太太小姐們，正在華公館聚賭，突來巡捕包打聽多人上門捉賭。他們一進來，就看準這房間還有兩扇門可通別處，早有兩名西捕搶步上前，一邊一個，牢牢把守。此時房中許多人都變作籠中之鳥，一個沒有脫逃的希望，彼此嚇得面如土色，膽小的幾乎哭將出來。幸這班捉賭的見她們都是女流，故也並不用野蠻手段，只問誰是頭家？華姨太太那敢答應，不意一班賭客，以為得了頭家，她們便可脫罪，因此不約而同的用手指指華姨太太。華姨太太此時，勢不能不點頭承認了。捉賭的也不多問，指揮人收了台上的賭具籌碼等物，幸他們賭錢先買籌碼，不用現款，現錢都藏在籌碼箱內，置在華姨太太大櫥中，故而未這班人抄去。眾人眼睜睜看他們拿了賭具，又揮揮手說：「你們在場的都要隨我到巡捕房去。」一班姨太太小姐們聽到巡捕房三字，可真是自出娘胎從未去過的地方，這一嚇，著實比適才更加幾倍。照小說家老套形容，足當得尿屁直流四字，四肢都嚇軟了，立著的不知不覺坐了下來，坐著的更休想立得起身。眾包打聽見她們坐著不動，哪裡忍耐得住，指揮巡捕拖她們起來。說也奇怪，這班堂客，身份本來很高貴的，有幾個家中還用著巡捕守門，見了她，太太奶奶的叫，她們還睬也不睬，身價之大，可想而知。此時不知怎的，忽然反尊為卑，見巡捕一到，腳軟的也硬了，不待動手，紛紛立起身，巡捕只喝得一個走字，彼此不約而同，服服帖帖的隨他們魚貫下樓，前呵後護，簇擁著出了大門。門口本停著各家的汽車馬車，巡捕來捉賭時，這班汽車夫、馬車夫可早已看見，所恨來不及進去報信，卻都聚在門房中朝裡張望。此時見巡捕押著主人等出來，見機的慌忙讓開一條大路，也不敢開口招呼，不聲不響，做一個冷眼旁觀。

內另有個葉公館的馬夫，名喚阿憨，素有點兒呆氣，見他家姨太太也在眾人之內，他一想我家姨太太小腳伶仃，平日走一步路，還須娘姨大姐攙扶，此去巡捕房，著實有不少路，教她怎樣跑得動，自己心一熱，就此冒冒失失，上前問姨太太可要坐馬車？葉姨太太還沒接他的口，旁邊一個巡捕，先已責了阿憨一個嘴巴，打得阿憨昏天黑地，抱頭鼠竄而逃。眾位太太們見此情形，有幾個想坐車的，也不敢開口了。幸他們到處不脫身分，在做太太奶奶的時候，自然走一步都嚷腿酸腳軟，此時做了賭犯，犯人原該跑的，故他們由巡捕押往捕房，一路跑著，倒沒一個人半路上鬧跑癱了，坐在地上休息的。當時情形，頗有可觀。

十來個雄糾糾的探捕押著二三十個妖妖燒燒的婦女，走在路上，一邊耀武揚威，一邊垂頭喪氣，後面還有許多馬車夫汽車夫遙遙相隨，彷彿賽會一般。可惜那時候，已半夜三更，沒事的人，早已酣然入夢。馬路上往來的，只有些黃包車夫，他們有甚智識，只當是巡捕捉著了大幫野雞，那有工夫過來觀看，暗下卻替這班人遮羞不少。到了捕房，值班的捕頭倒還客氣，並不難為她們，只一個個盤問名姓。幸她們在路上早有預備，沒一個人肯說真姓名的，有些把自家娘姨丫頭的名字報了上去。有幾個因她家少爺狎妓忘家，平日將她少爺相好的妓女銜恨次骨，此時就將那妓女的名字報上去，以報平日之仇。捕房中倒也不管她們是真是假，一一抄了名字，教她們各人存五十塊洋錢作保，後天上公堂候訊。眾人身邊洋錢本現成的，彼此拿出來就是。

只有華姨太太，因有捉賭的探捕證明她是頭家，不能與家人一例，非存二百元擔保。可巧她因在自己家內賭，身邊沒帶現款，一時拿不出錢來，眾人顧了自己可以出去，哪一個肯多管閒事，管別人有錢沒錢，大家一哄而出。到得外面，汽車馬車已由華公館門口開來，彼此紛紛上車，也不客氣一句，道聲明朝會，各人先要緊叮囑自己的車夫，回家之後，不許將今夜之事洩漏於人，並答應他們一個重重謝意。車夫有錢到腰，無妨把舌頭賣了，所以各人公館中，竟無知道此事的，偶然有人聞得華公館有捉賭之事，順及他們，他們都推頭那一夜，剛巧不在華家，許多人一般說話，彷彿那一夜華公館捉賭，只捉著一間空房子一般，豈非笑話。這些都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

再說華姨太太因沒錢擔保，暫留捕房。她丈夫華老榮守在捕房門口，見各人一個個出來，只有他姨太太留在裡面，還道捕房中因她聚賭抽頭，要押候重辦，一時大為著急。心想巡捕房外國人是不受運動的，倘若當要辦起罪來，如何是好。一則場面有關，二則姨太太瘦弱身軀，怎吃得起外國官司之苦，不覺愈想愈急。算算自己朋友雖多，大概都是商界中人，官場中相識甚少，而且還不甚知己。聽說租界上勢力，倪俊人頗大，自己雖也和他相識，不過是點頭朋友，如何可以開口乾托。只有富國保險公司的總理錢如海，與自己還稱知己。他與倪俊人頗為莫逆，就是自己得識俊人，也由他介紹的。不如走他腳路，去托俊人，或有用處。主意既定，即忙跨上馬車，直奔新聞而來。如海的住宅，華老榮已去過數次，所以認識。到了門口，按一按電鈴，裡面有人出來開門。老榮問：「錢先生可在家？」開門的答道：「才回來，還不曾睡。」

老榮大喜，到裡邊廳上坐下，教那人請如海出見。如海也是由別處賭場回來，正欲安歇，聽說有人找他，不知為著何事，慌忙下樓，見是老榮，不覺大吃一驚。你道為何？原來因老榮新近把自己的絲廠，在如海的公司中保了三十萬銀子險。他見老榮夤夜前來，只當絲廠失火燒了，雖說吃保險飯的人，都望保戶失火，失火之後，賠款是公司中出的，不關他們痛癢，他們反可在賠款上揩幾分釐頭，這就叫幸災樂禍。不過如海因老榮所保的數目太大，自己公司資本雖然號稱百萬，其實只有五六萬，被自己調頭挪用二十餘萬，存款還不滿三十萬，若一票就吃著這重頭賠款，豈不把自己賠倒。因此他一見老榮，就暗自著急，連來意都不敢問。倒是老榮見了如海，頗抱不安，連連道歉，說：「夜深擾府，請錢兄原諒。」又把自己家中鬧的這件笑話，告訴他聽了，請他可否轉托俊人設法。如海聞說，方知不是公司出賠款，卻是俊人的交易來了，自己又暗暗好笑起來。心想我現在做了保險公司的總理，倒好像做了賊一般，聽見敲火鍾就擔憂，遇著客來找我更加著急，深恐吃著賠款，倒是從前做藥方買賣時適意，上門的人都是送幾個錢來給我的。當下老榮問如海可肯幫忙？如海一口答應說：「你華先生的事，兄弟無不盡力。至於姓倪的方面，你雖和他是初交，然而有我兄弟居間，包你可以一般出力。況姓倪的也很要朋友，你若和他親近親近，他倒沒甚新舊之分，彼此一視同仁的。」說時對老榮微微笑了一笑。老榮會意說：「我決不敢無端煩勞二位，事了之後，重重總謝。」

如海道：「謝意二字，華先生你休提起。我們朋友幫忙，決不在乎這一點上。俊人適才也和我在一起，一同出門的，不過他巢穴太多了，一時無處尋找。好在這裡有電話在此，不如搖過去問一問。」原來如海自做保險公司總理之後，家中已裝著電話，一則接洽的事情多了，免得差人奔走。二則一切費用，都出公司賬，落得慷他人之慨，自己便當便當。俊人卡德路公館也有電話，搖將過去，恰巧俊人自己聽的，如海問他可快睡嗎？俊人答道：「剛吃半夜餐，吃罷就要睡了。」如海說：「這樣，你且等一會睡，我有點事兒同你商量。馬上到你公館中來。」俊人問是那回事？如海說：「話長得很，見面講罷。」

當時搖斷電話，兩人急急忙忙出來，坐著華老榮的馬車，徑往卡德路。俊人早已命人在門口守候，如海是往來慣的，不須通報，帶著老榮，一直到俊人書房裡面。俊人身披狐皮一口鍾，面前放著兩隻電氣火爐，口銜雪茄煙，正在煨火。見了老榮，點點頭，說聲請坐。又對如海說：「你什麼事，見神見鬼，話長話短，害得我至今耳朵內，還癢癢的難熬呢。」如海笑道：「別難熬了，我便是個消息子，你耳朵發癢，我一來包你適意就是。」俊人大笑。華老榮也陪著笑了。如海坐了，把老榮的姨太太因與姊妹們在家賭錢，被巡捕房捉了去，現在押著不放出來，托他從中設法等情，細細說了。俊人皺眉道：「你們家中賭錢，又在房間之內，巡捕房如何知道？常言無鬼不死人。我看這件事一定有人放風的。」

老榮道：「我想他們女人家弄著玩玩，外面又沒什麼仇家，有誰放他們的風？」俊人搖頭道：「那卻說不定。須知賭博場中最易發生仇恨，雖然自己存心不惹別人，但贏錢的適意，輸錢的未必無怨。怨則仇生，冤家都在無形中締結。不然捕房中又沒千里眼順風耳，你們在深房密室之中賭錢，他們焉能聞見。所以我說，這件事必有到捕房中出首的無疑。」老榮、如海聽了，都點頭稱是，說：「到底俊翁有見識，我們倒沒料到這著，看來一定是仇家撒的野火無疑。但不知是那一個罷了。」

做書的此時，不能不向閱者告一個罪。捕房捉賭的起點，書中尚未敘明，並不是作者放刁，實因這件事有關他人名譽，故想曲

為隱瞞，稍存忠厚。現在既被俊人說穿，在下也只得實供出。原來華公館這件禍事，確是有人寫信到巡捕房報告的。此人非別，便是■蘭的姑爺。■蘭因輸了幾個錢，心中懊惱，在家忽喜忽悲，如失魂魄。她姑爺見而生疑，盤問她又不肯實說。後來忽然自己告訴出來，她姑爺聽了大怒，說：「你一定上了女翻戲的當了，我決不放她們適適意意用我家的錢，非給她們見見顏色不可。」問她賭的地方在哪裡？■蘭被他一嚇，把魂靈兒嚇了轉來，死也不肯說。她姑爺正在納悶，恰巧霞仙著人來請■蘭，她姑爺細問來人，方知就在開絲廠華老榮的公館中。■蘭見機關洩漏，再三求她姑爺不可冒昧，惹出禍來，關係非校她姑爺那裡肯依，當時捏造了假名，寫一信報捕房，某處聚賭，教他們前去拿捉。■蘭見阻擋無效，改口說：「霞仙是我要好姊妹，可否通個信給她，令她今夜不必前去，免投羅網。」她姑爺也不許，說：「事關秘密，若給李家知道了，豈不破壞大局。況她曾帶你入局，算得是個罪魁禍首，我更不能饒她。」

■蘭和他鬧，他也不聽，夫妻反目，到底沒給霞仙知道，所以霞仙也未能漏網。這便是巡捕房捉賭的緣起。除做書的之外，只有■蘭夫婦二人明白，連捕房中也沒確知寫信得是誰？華老榮等一班人，焉能知道。閒話休題，言歸正傳。且說當時俊人見老榮等稱贊他，頗為得意，更放出老公事的面目道：「捕房中對於賭案，取締雖嚴，然而除了翻戲犯欺詐之罪，須照律重辦外，其餘大抵罰款可了，婦女更無押辦之必要。若在旅館或總會中，破獲蹤跡無定的人，或則一時不便釋放。至於你們體面之家，有根有底，一夜工夫也未必就會搬著逃了，捕房中又何致將你如夫人收押。照平常規矩，至多只消存百十塊錢，就可保出來的。我恐其中有點兒誤會罷。」

老榮道：「決不誤會，我親眼目睹。許多人一個個放了出來，只有內人被押不放，所以才招呼錢兄來此，懇求倪翁設法。」俊人聽說皺眉道：「這倒奇了，或者你如夫人口供不小心，說出了什麼招惹過失的話兒，捕房中不肯放她，這倒說不定。」老榮道：「對了，她素來脾氣有點兒毛躁，愛管閒事，又好纏夾不清，一句話講動了頭，就不容易劈斷，所以外間有人題她的綽號，叫叫叫。」說到這裡，猛想起俊人等和自己是客氣的，怎好告訴他們這些話，頓時住口。如海為人最好說笑話，聽老榮講的話，大有笑意，怎肯放他在要緊關頭上中斷，便是俊人也很要聽聽這個諱號，彼此異口同聲，問老榮，他們題你如夫人什麼綽號？老榮此時勢在兩難，不覺面紅過耳。說了，深恐被他們見笑。不說，又正在求教他們，惹他們動了氣，便難為力。深悔自己口快誤事，不勝後悔。又見如海、俊人二人，四隻眼睛釘著自己的嘴，等他回話，料想不說不興，只得低聲說出牛皮糖三字。俊人、如海二人聽了，都笑不可仰。老榮益覺聾。俊人道：「可恨外間這班取綽號的人，實是吃飽了飯沒事做的，奇異各式的諱號都題得出，將來新刑律上還得加上一條取人諱號的罪名，那才可以使這班人有點懼怕，以後不敢空口白嚼了。但你如夫人如果有觸犯捕房之處，以致收押，他們必有特別理由，辦起來倒有些棘手。因現在時候夜深，捕房中上級官員恐已不在，值班的大抵中級人物，他們並無全權，這種事最好和他頭兒腦商量，如果理由充足，不難從輕放落，這時候就教我親自到捕房中去，也兩眼漆黑。兼之外國人不受運動的，冒冒失失說上去，反受沒趣。所以捕房方面勢難為力，只好明兒上公堂，我替你請一個有手面的律師，設法駁輕罪名，因一般是賭博，罪名上可大有出入，容人賭博，和聚賭抽頭，一輕一重，已天差地遠。況律師更有律師的方法，能得罰幾文錢了事，豈不甚好。」

老榮的意思，巴不得俊人馬上陪他到巡捕房去，將姨太太領出來。此時聽他一口回絕，未免大失所望，兩眼望著如海，想他幫襯一句。如海素知俊人雖有手勢，但不到時候，是不肯輕易放出來的，曉得強逼沒用。老榮望著他，他也望著老榮說：「俊人兄的說話不錯，現在時候太夜深了，有話也只得明天商量，華先生盡請放心，有俊人兄幫忙，明兒上公堂，你姨太太決不致吃虧的。」說罷，對老榮擠擠眼。老榮知道他必有意思，忙向俊人告辭道：「今兒多多有擾，這件事還望俊人兄極力幫忙，感激不盡，我們明兒再見了。」俊人道聲怨送，如海、老榮二人出來，走到門口，老榮對如海頓足道：「適才你為甚不幫我一句忙。他回我無能為力，你倒喚我出來，難道教小妾在捕房中過夜不成？」

如海笑道：「華先生休火冒，這件事你也不能怪我。我喚你出來，原是好意。因裡面已答應你明天設法，你若逼緊他連夜去乾，設或惹他動了氣，一口回絕了你，你待怎樣？老實告訴你，官場中雖重交情，然而也必須有了交，方能有情，這交之一字，便是交易之交。你我固然是要好朋友，所惜那件事周折很多，就是俊人方面也屬於間接問題，你又不曾同他談過可出多少尺寸，教他怎好輕口答應你。我恐他適才所說請律師的話，也難以作準，因你並沒答應他花多少律費，他自做主意代你請了，日後開出張來，你不承認，他卻不能少律師一個錢。所以普天之下，不論大小事情，最好先小人後君子，將來方不致多費喉舌。講到我同俊人為著華先生的事，論交情著實有餘，不論花多花少，我二人決意一介不取，以盡朋友之道何如？」

老榮聽罷，忙道：「錢翁說出笑話來了。不過也是我粗心的不好，講到花費的話，自然歸我承當，豈有勞了別人，還要教人賠累之理。錢翁儘管放心，我明天一準先送一千塊錢到你公館中，煩你轉交倪翁，用了不夠，日後再算。至於二位，待事了之後，我也一定有點兒敬意奉酬，決不食言。但我還要奉懇錢翁進去，可能夠今夜就到捕房中，將小妾保出，免她受這一夜之苦，更為感恩不荊。」如海搖頭道：「這個我可不敢答應你。因俊人也是有身份的人，豈有半夜三更自己往捕中房說情，弄得好還好，弄得不好，豈不大失面子，所以我看還是等到明天早晨，再想主意為妙。現在你請先回，我還要進去，告訴他你適才答應我的那片話，好教他明天積極進行，包管你姨太太不致吃苦就是。」

老榮諄托再三，方坐馬車回去。如海重進倪宅，接洽如何，我且不表。單說老榮回到家中，一問他姨太太早已回來。老榮大奇，三腳兩步奔到房內，見了姨太太，如獲至寶說：「你你你怎麼回來了，險些兒把我急殺！」不意他姨太太聽了，睬也不睬，厲聲問旁邊一個娘姨道：「姓林的哪裡去了，你快替我找她回來。」娘姨戰戰兢兢答道：「她方才和你一同給巡捕房捉去的，至今不曾回來，我們都不知道她往那裡去的。」姨太太怒道：「放屁，她捕房中早出來了，你們非得替我找著她不可。」娘姨不敢不答應，哦了一聲，走出房去。老榮又問姨太太為何如此發怒，捕房中怎肯放你出來的？姨太太陡把粉臉一沉說：「你們打算我不得出來了麼？都是好良心，家中鬧出這般大事，你倒故意躲開了，教人找你不著。這還不算，索性連馬車也給我坐了去，令我從巡捕房坐黃包車回來，一路上給萬人觀看，好有良心。」老榮叫屈道：「這個你忒殺冤枉我了。我因恐你在巡捕房中吃苦，所以坐馬車去托了許多朋友，鑽了許多腳路，設法替你運動，直到這時候方能回來。你一點兒不見我的情倒也罷了，為何還要反咬我一口？」

姨太太因在捕房中著人回家取洋錢作保，恰值老榮不在家，多耽擱了半點餘鐘，方由別處弄了二百塊錢，將她保出來。出門又沒坐著馬車，僱黃包車回家，雖然時候夜深，沒被多少人看見，但姨太太終覺這股氣沒個出處。可巧回到家中，要尋一個姓林的，又不知去向，未免氣上加氣。此時連一接二，將無限的悶氣，盡數出在老榮一個人身上，也不管他出去究為的好意歹意，口口聲聲罵他黑良心壞肚腸。算老榮晦氣，討功不著，還受了滿頭沒趣，只得無粗打采，到他另外一位姨太太房中睡去了。這邊姨太太又把娘姨喚進來，問她姓林的找著了沒有？娘姨原本是隨口答應的，怎禁得又來盤詰，不覺無言可對。姨太太大怒，將那娘姨臭罵一頓，立逼她出去尋找姓林的。

你道這姓林的是誰？原來和華姨太太非親非戚，乃是一個尋常女朋友，然而交情卻異乎尋常。姨太太知她家境很為艱難，還有一個老母乏人供養，因將她留養在家，其母贍養之費，亦由姨太太出錢供給。姓林有受姨太太知遇之恩，無以為報，情甘守獨身主義，一輩子不嫁丈夫，鞠躬盡瘁，以事華姨太太一人。自己改著男裝，表明不同尋常女子。姨太太見她如此誠心，倒也不勝知己之感，就此降格相從，寢食與共，反把丈夫華老榮拋在房外。因床上平添了一個女子，老榮睡上去，未免不便。姨太太卻很體貼老榮，許他別娶姨太太，以免孤獨。不過外間姨太太一班女朋友，見姓林的裝束奇異，不雌不雄，便替她起了一個諱號，叫做阿木林。可巧姨太太也有牛皮糖的諱號，因此一條牛皮糖，黏著個阿木林，人人都說她們是一黨。此黨不知是鄉黨之黨，還是狐群狗黨之黨，皆因字面太奧妙了，吾人竟不敢妄下判斷。

姨太太也知有人說他們結黨，索性放出同黨面目，不許阿木林附入別黨。倘然明知故犯，與別的女人來往，若被姨太太得知，

必有一場酸溜溜的大鬧。此時姨太太手段很辣，打咬擰三者都全，往往弄得阿木林身無完膚，故此阿木林見著牛皮糖，著實有點兒懼怕，彷彿怕老婆男子一般。不論當面背後，罰咒也不敢和別的女人們兜搭。這天她本和姨太太等一同受捕，既入捕房，因她屬於賭客方面，存了錢先放出來。她見姨太太的馬車有老榮坐著，自己不敢坐上去。正徘徊間，可巧某公館太太的汽車只一個人坐，招呼她上去坐了。阿木林意欲回華公館去，某太太說：「現在華姨太太還在捕房親著，你回去也是一個人，不如同到我家談談，天明瞭，再回去不遲。」

阿木林一想，此話果然不差，一個人回去，從前和姨太太伴慣的，此時見了老榮，他因我霸佔他姨太太，大有恨我之意，沒姨太太在旁，兩對面很為沒趣。況姨太太身在捕房，自己已失自由，決沒能為再來監察於我，我落得趁此機會，往別處玩玩，明日早些回去，只消趕在她放出捕房之前，就可不露痕跡。想定主意，便隨某太太到家談談笑笑，玩了一宵。次日天明，仍用汽車送她回華公館。事有湊巧。某太太的公館，地處最遠。夜間華公館娘姨媽子奉姨太太之命，到處尋訪阿木林，偏偏漏卻這一家未往。華姨太太聽著阿木林不知去向的消息，心中又愁又急，又惱又怕，足足耽了一夜心思。那賭博案隔一天須上公堂的事，倒不在她心上。此時見阿木林適適意意的坐了汽車回來，怎不教她無名火陡高百丈，也照昨夜罵老榮一般口氣，罵她黑良心，壞肚腸，我吃苦，你們倒樂意。

阿木林那敢開口。姨太太越罵越恨，隨手抓了根通煙槍的鋼條，照准阿木林夾背心連打幾下，阿木林也不閃躲，扛著肩膀挨打。以為讓她打幾下，也可殺殺火氣了。不意姨太太因見她身穿皮袍皮馬褂護著身體，打不著她皮膚，放下通條，逼她脫下衣服再打。阿木林怎敢不依，自己卸下袍褂，姨太太看通條還不如自己手指著力，隨用雙手很命擰阿木林腿上肉。要知時下婦女雖然冷天，貼身衣服都喜歡穿得單薄，以見身段玲瓏瘦校阿木林上身只穿一件法蘭絨衫，加一件絲棉馬甲，下身只一條薄薄絲棉褲，怎禁得姨太太兩手用平生之力來擰她的肉，阿木林連呼阿啣，使雙手拚命來推姨太太的手。姨太太兩手雖然沒空，一張嘴還現成著。見她雙手抵拒，趁勢一口，銜住她臂膊上一塊肉，用力一咬，差不多要將這塊肉咬下來了。阿木林疼痛難禁，怪叫一聲，忙把臂膊向裡一縮。姨太太門牙已有一隻脫落，鑲著金牙，本是浮的，被法蘭絨衫絆住向外一拉，彷彿拔牙一般，這金牙頓時脫筍而出，鮮血滿口直淌，染得阿木林半條袖子殷紅。

姨太太自己還不知道咬落牙齒，只當阿木林肩膀上肉被咬下來了心中一驚，兩隻手不知不覺的放鬆下來，阿木林見自己袖上有血，也以為咬去臂肉，猛覺痛不可當，心中愈想愈苦，就此嚎啕大哭起來。剛巧這時候華老榮起身，想起昨夜答應錢如海一千塊錢，此時務必送去，但不知姨太太在巡捕房中可有什麼說話，須得問清楚了，方好請俊人從中設法洗刷。不意一到房中，見她們鬧得天翻地覆，不成模樣。一班娘姨下人，都在那裡勸姨太太息怒，勸阿木林住哭，將她二人推到床上。床上因昨夜姨太太候阿木林消息之故，教人挑了兩塊錢鴉片煙，吸著解悶，還有四五個煙泡剩著，煙盤傢伙也沒搬開。兩人對面橫下，一個怒氣未消，一個啼哭不止。

老榮見此情形，哪裡還敢問什麼話。站了半天，始終沒開一開口，重複回了出來。想想如海那裡洋錢是一定要送去的，隔一天上公堂，諒來也不致改期。巡捕房中有什麼話，想必都在供單上，就使問了，也不能挽回。此時我們也不必占甚面子，但求能將存案的二百塊錢充了公，自己不必到場，便已心滿意足。諒這點手勢，俊人一定有的。如海事情很忙，遲了恐他不在家中，難以講話，還是趕緊送去為妙。當時他開鐵箱，取了一千元鈔票，親自送到錢如海處。如海因昨晚睡遲了，此時還沒起身。老榮在客堂中等了好一會，方見如海出來，連稱對不住，邀他到書房中坐了。老榮打開手巾包，將一千元鈔票遞給如海。如海接了，也不點數，隨手放在一旁，說：「昨夜我同俊人談得很滿意，你們那件事，一定無礙，你請放心，貴姨太太也馬上可以出來了。」

老榮道：「小妾昨兒已出來咧。」如海道：「是呢，我彷彿聽俊人說，連夜就可以出來的。」老榮道：「不是的，她並不曾被押，皆因身邊錢沒帶足，不夠存案作保，暫留片刻，後來送了保洋去，當時就出來了。」如海聽他這般說，知道攬功不著，便又改口道：「俊人也是這般說的。他說女人賭博，比不得強盜打劫，大約罰款可了，未必致於押辦。說你華先生膽小怕事，神經過敏，說不定比你先回家呢。你想這句話對不對？」老榮笑道：「果然被他猜著了。」如海大笑，笑罷又說：「這樣你也可以放心咧。」老榮道：「不過還有一樁，最好這件事就此勾消，我們存在捕房中的錢也不要了，明天小妾也不必再到公堂，你想這件事能辦麼？」

如海道：「我是不懂公事的，照我想來，人不到堂，大不了保銀充公，不過據俊人說，別人可以不到堂，你們卻不能不到堂，因事情出在你家，你們便是禍首。況且公事上有你的地址，除非搬場，不然決跑不了，所以一定要到堂的。橫豎租界文明公堂，不比得內地官衙，有一種專制威勢，令人害怕，去去何妨。判決之後，也可了卻一樁心事。況你既預備洋錢晦氣，落得爽爽快快到堂受罰，說不定還不消二百元呢。」

老榮點頭稱是。如海又道：「俊人那裡，你也不必同去了，這筆款子我轉交給他就是。說句笑話，官場中人，要錢又要面子，除非十二分知己的朋友，其餘交情平常的，他要了他們的錢，當面還搭出不要錢的架子，甚至連手都不肯伸一伸，一定要轉一轉中間人的手，才肯下腰。就使錢用得差不多了，他還不肯認我受過什麼人的錢。局外人多當居間的賺了後手，其實官場中積習如此，不過用了錢，面子上雖然沒話，實際上自然大有效力。但他一生清白，不願意擔受種種嫌疑，所以間接之中，還須再加一個間接。如其有你在場，恐不免被他打回票。昨夜的情形，想必你還記得。故此一定要我一個人送去，講到我和你華先生的事，常言為朋友死而無怨，這罪名也只可讓我擔了一擔了。」

老榮聽罷，十分感激，千恩萬謝，重重的托他從中盡力。如海滿口答應。老榮告辭回去。如海只送到房門口，不送他到大門外面。因書房桌上放著一千塊錢鈔票，恐被別個手腳毛的人拿了去，因此不敢遠離。老榮既走，如海眉花眼笑，將一千鈔票，逐一點過不錯，開了鐵箱，正要放進去，忽見他大女兒秀珍眼淚汪汪的走了進來，叫聲：「爹爹，女兒活不了咧。」如海大驚，說：「你昨兒一夜未回，宿在哪裡？為什麼大清早起，說活不了呢？」

秀珍道：「我昨夜不回來，乃是在同學姊妹處又麻雀。今兒早起回來，坐的黃包車，大概為著夜間失眠之故，眼睛迷糊，不知如何，將娘給我的一隻金剛鑽戒指上的鑽失落了，四面尋找不著，教我如何是好。爹爹，你可能給我找一個包打聽尋尋麼？若尋不著，娘一定要我命的。」說時眼圈紅了，很像要哭出來一般。如海連連搖頭道：「你這孩子也忒殺糊塗了，沒聽得會在黃包車上，會失去金剛鑽戒指的，這戒指從前我化八百元買的，現在大約要值一千多了。又麻雀有甚趣味，一夜工夫能贏多少？何犯著丟一隻金剛鑽戒指。」秀珍道：「只落了一顆鑽，底板還在這裡。」說時，將沒鑽的戒指底板給如海觀看。如海笑了一聲道：「癡孩子，底板能值多少，金剛鑽戒指值錢，就值在鑽上。這件事若給你娘知道了，不知要跳到怎樣呢！」